

饒平縣志卷十八

穎川劉抃纂修

藝文

備倭小論

明

郭春震

備倭者本以禦倭寇也近年倭鮮至而閩粵人與溫紹人亡命者率竄入海遂肆猖獗爲濱海諸郡往者議發餉金募海夫比舊設軍士已數倍又不足益以東莞烏船號子弟兵又數百然而不能遏其以寧息者豈盡謂官兵怯弱耶其故有三一曰窩

饒平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一

謂濱海勢要之家爲其淵藪事覺輒多方蔽護以脫免一曰接濟謂點民窺其鄉導載魚米互相貿以贍彼日用一曰通番謂閩粵濱海諸郡人駕雙桅挾私貨百十爲群往來東西洋售諸番奇貨因而不靖肆劫掠此三患者閩粵大畧相等爲今不合并兩省之力以夾攻不除此大患卽兵船歲增月益勢不可息昔人謂以守爲戰在執事者圖之

淵源考

楊鸞

道理浩浩未易窺測得知幾要者斯可以入道堯舜

禹精一執中而已矣故仲舒曰三聖相傳惟一道則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則緝熙敬止武則守丹敬義之戒周公則得乎思兼三王之功好古敏求尤不怨夫子之學也其教人也以求仁爲要其自也以一貫爲旨顏之學也以博約其收功也以卓曾之學也以弘毅其成功也以全歸子思子則以懼慎獨之功造一誠之域孟子則以知言養氣之克美大之量周子繼一脉于久喪之餘得乎主靜欲之要故能開濂洛之傳程子一聞尋樂之後反之

六經而後得彼其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乃其法也所以自得者又在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人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四言雖小然非知道者其孰知之張子之學由精思而勇變精意咸露於西銘子則得於觀物故卒成其內聖外王之學朱子則乎道問學而無遺乎德性也陸氏則多乎尊德性亦不并舍乎道問學也二公始異而終同皆有功斯道也元自魯齊之後有劉因我朝自康齊之後白沙焉四君子皆得濂洛而尚友千古者也江門

旨不過自然而已矣故其詩曰水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此乃其宗旨也不避逃禪之迹不肯小用其道人品豈可以輕議哉秉懿在人是非自有公論矣然則振江門之遺嚮接程氏之真傳以上承精一執中之脉者豈可無其人乎端有望於大科陽明矣認天理之教致良知之訓我其無間然

續上偶對

有序

薛采

昔貝瓊作土偶對似主刺譏者予復有對土偶事而旨乃與貝異因爲續土偶對

饒平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三

饒多廢寺馬坑寺燹于兵舊矣棟宇折盡壁礎餘叢薄間惟隅瓦加四柱焉傍有座神無存者獨一偶毀面剝膚淘瓴溜者過半矣薛于暇過見之指而咲曰是將漸以盡者偶乎偶乎吾而之不偶也薛子歸偶見夢曰若何淡於予譏哉天化之于物也有生常復於無生有形常復於無形故無始而不終無有而不無無生而不死人直天地間強陽氣耳雖以德如勲華功如履發言如偃商方其存也非不魁然而爲有迨其旣也亦且泯然而爲無况乎憑生之衆都之

其容盛之以其氣矜之以其智彼以可恃以不毀也恣六慾以攻其外淫七政以泊其內一旦浸假以化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不爲偶之漸盡者無幾矣且若以吾樂爲偶也哉而吾未爲偶也混迹于坤維望形于大塊又焉知有所謂偶也及至假我以機發塗我以丹黃飾我以章服吾離我真也久矣今復淘我以風雨鑠我以歲月吾將復吾真焉方惡乎漸之不速也若何予譏乎薛子叱之曰而徒知無生之不死抑豈知有死之常生乎蓋造化之常能淘有生

而不能淘無不生能滅有死而不能滅無不死能化有有而不能化無不有人之生性實本天地之中蓋造物者之精也是故至人者常能以一日而爲千百歲之計蓋其心括乎宇宙而宇宙不能窮也氣塞乎兩間而兩間不能磨也精貫乎日月而日月不能蝕也游乎太虛而不破駭乎氣機而不宰乘乎陰陽而不變若勲若華若履若發若偃若商正所謂經萬劫而不朽者也欲一旦漸而滅之也得乎而乃齊之于生之衆謬也惑矣抑有生之樂聖哲貴之一息尚

存此志罔懈是大人者所以體天而盡性也性盡則尚存矣得視仝朝露而相歸於何有之鄉乎若夫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此蒙莊氏所以聲天下惑後世也烏得以爾偶之得返其真者爲解哉偶無以答垂首而去薛子亦寤遂書之

陸丞相墓辯

郭子章

予來潮二年餘四境稍收定郡鄉先生讀予續郡志則先檄南灣于將軍灣重鎮全粵東蔽不可以亡志而遺之書曰不佞聞宋陸丞相墓在灣山北青徑口

饒平縣志

卷十八

藝文

五

將軍訪其神道安在己于將軍報予址石僅存碑表蕪沒予傷之令威不歸童牧哀歌責在守臣乃爲伐石題曰有宋陸丞相君實之墓下令禁樵蘇雖然竊有疑焉考宋史宋亡厓山之日丞相走帝舟舟大度不得出乃負帝昺投海中七日浮屍出于海十餘萬人丞相傳祥興二年癸未大戰宋師亂丞相朝服抱帝赴水死未載丞相墓元至元十七年三月潮州路總管丁聚立碑于青徑口墓下記曰陸君實甲於文大祥榜與陳宜中議不合謫潮數載母夫人卒

不能歸葬聚爲擇地封其墓坐北向東五峯前秀次
九郎俊雅能文予甚愛之不幸繼卒附於大母之
側聚知君實顛沛流離隨龍沒波遂給官田五頃以
贍遺孤亦未載丞相墓我明天順五年修一統志載
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巔上丞相墓在潮
州境其說始著宏治十四年漁人伐南灣墓陸季子
孫訟之官知府張景暘同知林廷模制衣冠遷於負
郭山廢庵桂臨官地而自爲記宏治十六年南海張
廷實詔修厓山志貽潮守葉元玉書曰考陸丞相墓

在潮治域海海中巔上厓山破丞相驅妻子負幼主
赴海前居潮時長子由好漁獵逐居海陽關望砂岡
天重絕忠臣後也一統志與潮府新舊志同而新志
則云訪其碑已不存莫得其處僕爲嘆恨幸多方物
色以慰忠魂其後葉守與丞相孫陸某求之終未得
乃立新祠于韓山之傍而廷實爲之記今厓山志中
所稱丞相墓說與葉守書同而未又疑其祠曰秀夫
死厓山墓乃在潮豈浮屍出海後有負骨以畀其子
如天祥之歸葬吉州者耶則厓志亦未有定論又考

陸氏家譜元至順三年丞相三世孫海遺言陳宜中與丞相議不合丞相得罪安置潮州乃奉曾祖母及祖母趙又攜長七郎八郎叔九郎弟秀甫來家于潮之闕望港口曾祖母九郎連喪知潮州軍事周梅叟爲營葬於南灣山九郎附葬景炎二年召丞相還朝趙氏二子畱潮丞相攜妾倪同幼子家僮端兒正兒赴召厓山之變丞相負主沉海七日屍浮端兒正兒貯丞相屍歸葬南灣山鄉人俗名祖墳屋地爲學士館名田爲陸處圍以此然則廷實負骨歸葬之說豈

其聞此耶子章反復惟之信書外史不如史信人言聞不若見宋史帝昺與丞相傳俱不載墓元以至元十三年滅宋丁總管至元十七年爲立南灣墓牌距丞相死十四年耳記云聚爲擇地葬太母九郎附焉則南灣之墓實爲太母骨記又云君實隨龍沒波若有憾焉不得歸葬之意史信書丁總管見知則丞相墓之在潮其有無可槩知己張守負郭之葬直衣冠耳葉守失之墓求之祠祠韓山蓋信之也史稱十餘萬屍浮海而陸氏二獨生丁總管碑記自擇地葬

母而陸海屬之周梅叟其說矛盾予未敢遽謂然
而予題南海灣墓必曰丞相墓何也世亡不朽之骨
而有不死之靈丞相靈在南海而母在南灣孤墳幽
忠隨潮上下神往神來能不依依乎故知南灣北土
封丞相魂將焉依而墓不曰丞相豈所謂宏宣教義
闡敷忠烈者乎過首陽者哭爨齊絕泊羅者吊靈均
而矧夫母骨子魂若坊若斧於海之濱也予惡知其
孰爲母孰爲子也曩予爲郎金陵入覲古帝王廟凡
勅業君必祀而元祖獨闕問之守者守者曰嘉靖庚

戌鹵薄都城世皇帝赫然怒命使以一甃封之金川
門外與狐兔伍乃丞相墓與予鄉文信國墓巍然青
徑螺山之巔伏臆守臣虔其祀不敢不舉夫然後知
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有味哉觸之言也

馬明王辯異

國朝

陸宸箴

涑東關有馬明王廟創建已久縣額設遞馬以供往
來每思駟駟朔望必躬親詣禱之誕日邑人皆釀以
祭牲用羊而不用猪奠以茶而不以酒予竊怪之詢
其故則曰王乃回種回子不事酒肉故祭必屏焉問

其何考則曰相傳如斯也噫何訛甚也嘗讀史至孝王時有非子者好馬能善養王命王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封爲附庸君邑於秦夫好馬能善養馬則人欲求馬之蕃者必尊之以爲神崇奉而祀之此其神殆卽非子是歟非同音同故傳者不知爲非子而訛以爲同子也至爵以明王又後代從而加封之也小雅云吉日之詩先祭馬祖解曰春祭馬祖夏祭先牧馬祖爲天駟先牧始養馬者天駟房星也先牧則必有其人矣史記柏翳氏爲舜主畜牧非子乃柏翳氏

之後裔或者如農人之祭先嗇未可知也予亦未敢以非子爲是特證以非爲同之訛祭之日不加以酒肉焉明神其哂之矣